打铁的老林

高 峰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四季）征文

正阳关南街颇有几家铁匠铺，张家兄弟，每天起炉，钉钉铛铛，他们懂得把帽子歪戴，脸上留着一道道抹汗的灰痕，游客围观，大呼过瘾，拍照后拎起菜刀问价，讨价还价，生意确实不错。熊家澡堂子斜对面的林家铁匠铺就不行了，门口冷冷清清，摆几把菜刀、锄头等，无人问津，落满灰尘，在阳光照射下泛着黯淡之光。

我们进得屋里，烟熏火燎，环顾四周，白天敞门，还觉一片漆黑，地面有黑色的铁屑碳渣，门窗墙壁、屋顶房笆，连根根桁条都熏得漆黑，只有老林那多皱的笑脸，算得上是一丝亮光。

“以前火炉没安烟囱，干活时熏得人睁不开眼睛”。老林给我们看他独创自制的通风烟罩，屋正中间的大铁墩子是祖辈传下来的，墩实稳固，坐在一截粗木桩上，旁边有一台废弃的钻孔机，一台砂轮打磨机，一台气锤机，那是铁业社散伙时没人要捡回来的。屋里堆放最多的是泛着黑色晶光的焦炭。门口一大堆张牙舞爪，布满了铁锈的船锚，提示我们，这里是七十二水交汇的闻名天下的正阳关。

淮河自桐柏山之源奔腾而下，凭借巨大落差，一路汹涌澎湃，到了中游的正阳关，突然平缓沉静下来，这里是淮、淠、颍汇纳之地。小小正阳关，显示出海纳百川的胸怀，“七十二水归正阳”，是地理的导引，也是大度宽容。反过来，在造就舟楫之便，鱼盐之利的同时，也造就了大水灾害，无论正反，都是天下无双。“七十二水”言其众，沧海桑田，今天谁又能一一指认？但是，从文脉所寻，还是有迹可证。

“唐宋八大家”之首，有“百代文宗”之誉的韩愈的《嗟哉董生行》：“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与其中……”

正阳关，一座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镇

正阳关古镇，从北门进入叫“凤城首镇”，出南门穿越“淮南古镇”，口气都很大。明太祖将自己的家乡凤阳府弄得出奇得大，正阳关独占“首镇”，连寿州都不在话下。明代成化年间又设置收钞大关，天下财富，一时聚集，繁华自不待言。

在喧闹的大街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正式拉开了帷幕，那是被誉为“空中芭蕾”的民间艺术抬阁、肘阁。

一切都源自淮水的漂流和正阳关的收纳，抬阁、肘阁也不例外。抬阁表演源出淮河流域求神祈雨的祭祀活动，明清时期，传入正阳关，正是正阳关繁华鼎盛之时。小演员扮演古代人物造型，架子上、阁楼上、凉亭上、花轿内、莲花台上等，他们做出各种神奇的动作，在唢呐、丝竹、锣鼓的伴奏下，由壮汉们抬着行进表演。《观音赐福》、《荷花仙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无不向人民施以向善、向美的教化。

从接受包容那天起，正阳关人的眼光独到，姿态独特，大刀阔斧就把抬阁改造了，“凤凰涅槃”为娱乐活动。那是融入淮河汉子的体格和性格，融入淮畔民间的造型艺术和音乐元素，大胆简洁又充满高难险绝。

由“抬阁”到“肘阁”，化“抬”为“肘”，化众汉为一夫，一个“肘”，将民间艺术与我们的血肉之躯构成了一种依附和对峙，这符合正阳关人的性格。

肘阁表演的关键环节，在乎隐藏其中的道具，也就是肘阁架子，需要人工打制。现在，铁匠老林出场了。老林说，别看我铁匠铺生意冷淡，我心里骄傲着呢，整个正阳关，谁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老林拥有打制肘阁架子的绝活。

老林今年七十岁，14岁进正阳关铁业社当学徒，铁业社其实就是一个大铁匠铺子，专门修理打制生活生产机具，当小林变成老林，铁业社也散伙了。

但是，老林凭借心灵手巧，几十年磨练，打得一手好铁。他没有想到，改革开放了，正阳关民间艺术复兴，老林重出江湖，打制出第一批抬阁肘阁架子。

抬阁、肘阁、穿心阁，最为险绝的当数肘阁，它是由一个成年人，把一顶铁制框架，捆绑在腰背上，通过一根铁杆把小演员顶托在上面的坐芯，一边行进一边表演。那根耸立向上的铁杆与芯子的连接叫辘轳把，最上面才是固定小演员的坐芯。坐芯根据小演员多少分为一篷子、两篷子、三篷子。坐芯高低错落，前后并列，造型奇特，但是，无论绕多少个弯子，重心不能偏离，都要落在脚踏实地的那个顶架子的大人身上。坐芯与坐芯间，靠的是仿照中国传统木作的“榫卯结构”，这是老林打制框架的核心不传之技。

铁打的榫卯，在组装拆卸的变幻中，成就了淮河岸边正阳关的一朵民间艺术奇葩。生硬的铁框和柔软的血肉之间的捆绑连接，是空中风摆杨柳与地下稳如磐石的对决，在脊背上完成一件“铁领衣”的完美披挂，好像一个人突然长出了翅膀，飞翔在波涛汹涌的淮水上。

肘阁架子向来是肘阁表演的灵魂，但是，打制的精美的框架，表演里总是被彩纸彩布包着，因此，这一台精彩大戏，老林只能是一幕后英雄，老林说，我甘心做这样的幕后英雄。

如果用打铁这门手艺来比喻老林的话，他自己就是一块好铁，几十年如一日，他在不停地打造着自己。就像打制的肘阁架子，究竟绕了多少股劲，拐了多少道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用一块铁传承高超的民间技艺。他用一块铁，固守在淮水之侧，赓续着正阳关隐秘的文脉。

一条大河波浪宽

胡焕亮

时隔五十年，我再次来到凤台县与蒙城县交界的茨淮新河。沿着茨淮新河大桥，我一边踱步，一边极目观赏东西两侧河上及岸边的美景。澄澈的河水，从桥下静静地向远方流淌延伸，停泊在水面上的船只，安闲幽静，在两岸碧绿的植被衬托下，宛如一幅巨大的水彩画，看上去是那么惬意与舒心。随着移动的脚步，我的脑际迅速出现了一个广阔生动的场面：无数面彩旗迎风招展，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清一色的精壮汉子们挥汗如雨，紧张而有序地挥动铁锹、十字镐。两百多米宽的河底上，一层层冒着热气的泥土，被装上板车，在轰鸣的拉坡机牵引下，运送到几百米开外的坝堤顶上。

茨淮新河，是淮北平原的一条大型人工河道，河线从颍河左岸茨河铺开始，向东至怀远县荆山南入淮河，全长134.2公里。河道流经阜阳、利辛、蒙城、凤台、潘集、怀远等县（市、区）境，横跨茨河、西淝河、芡河等河流，截引茨河、芡河全部来水及西淝河上中游来水，组成独立的茨淮新河水系，流域面积6960平方公里，工程于1971年开工，1985年竣工通航。

当时正值青年的我，有幸先后于1973年和1975年投入了两期挖河工程。上级挖河任务布置下来，从县里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动员会，发动社员群众报名参加挖河民工队伍。记得那时机构都是按照部队建制称谓：生产大队一级由一名副书记带队，称之为“连部”，设连长和指导员；公社一级则由一名党委副书记带队，称之为“营部”；县里一级则称之为“团部”。作为大队团总支书记的我，自然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带头报名。于是，我和本大队的一百多个青壮年，带上被服和简单的洗漱用品、用板车拉上挖河工具，徒步近百里，来到凤台与蒙城、怀远三县交界的康圩河段。可能因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吧（那个年代农村高中毕业生极少），连部领导让我做会计、现金出纳兼任工地工程员。一个破旧的木头箱子就是我存放账本和现金的“保险柜”。

试想，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毛头小伙，怎么胜任那些工作？血气方刚的我，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说实话，对于如何做账，我是一窍不通！于是我就打听本公社哪些人精通会计业务，有人跟我介绍说营部的王保奎先生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老会计。于是我直接跑到营部找到了王保奎。老先生当时大约四十多岁，是一个言语不多，平易近人的老先生，听说了我的来意，他耐心细致地告诉我要先买两个账本子：一个记流水账，一个做分类账。接着他一遍遍教我如何做分类账，怎样做流水账，并告诉我一定要日清日结，不然，时间久了就会变成“糊涂账”。后来，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再去请教他，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教我。

做工程员我也是外行，有人告诉我，友邻连队有一个叫做魏敬敏的先生是一个水利工程行家。于是，我顾不上吃早饭，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到几里外那个连队打听魏敬敏先生下落，结果在工地上见到了他。一个精瘦黝黑、近五十岁老先生。听说我是来拜师的，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不要害怕，这项工作没什么复杂的，只要每天脚步勤快一些，大家收工了你不要收工，乘着没人挖土的时候，你就用石灰粉把线划好，多准备一些木桩或竹匹，每个生产队的界限搞清楚，和相邻连队的工程员共同合作，明确界线，以免纷争。要买来皮尺和钢钎（打眼做记号，必不可少），至于计算土方、丈量工作面，那些都有公式和法则，多练习几次就行了。就这样，我在王保奎、魏敬敏二位先生的无私帮教下，顺利完成了那一期的会计和工程员工作。

到了1975年，我再次被大队点名上了茨淮新河。这次让我做拉坡机手。我再次遇到挑战：作为动力的柴油机，我也是完全不了解。所幸工地上有一个做过轮机手的万先生，我就虚心向他学习。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熟悉了2105型柴油机的性能以及操作方法、常见故障排除和钢丝绳的更换与链接。

后来的数年里，我在农村的实际生产和工作中，经常与农业机械打交道。于是，我买了大量有关内燃机的书籍资料，主动向老机械师、农机手学习，居然对常用的2105、2110、195、6135（排灌站使用）等型号的柴油机都能操作和简单维修。

两期茨淮新河的挖河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让我在人生的长河里学会了游泳，尽管遇到过风浪，但是最终都化险为夷，顺利抵达彼岸。

我由衷地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教会我辨识风浪和湍流，给我技能与动力的人们！

淮河之春 吕燕萍 摄

《淮南子》说“方”道“圆”

杜长青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六季）大型征文

《淮南子》中的“方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方圆”，就是几何图形。“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圆”，“圆之中规、方之中矩”，“规矩方圆、各有所施”，“譬犹方圆之不相盖、而曲直之不相入”，“方趾圆颅”，“方枘圆凿”等，其“方圆”就是直指方形和圆形。

广义的“方圆”，已不是局限的几何图形，而是一种性质的抽象，属于哲学范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一，“天道圆，地道方”是智慧的宇宙观。《淮南子·齐俗训》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意思是说，空间谓之宇，时间谓之宙。所谓宇宙观，就是物质的时空观。《淮南子·天文训》说：“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淮南子·兵略训》说：“夫圆者，天也；方者，地也。”认为天的构成是圆的，地的构成是方的。《淮南子·兵略训》进一步指出：“天圆而无端，故不得而观；地方而无垠，故莫能观其门。”意思是说，上天是圆形的，而没有开头，所以不能看到它的形体；大地是方形的，而没有边际，因此没有办法观察到它的门牖。《淮南子·齐俗训》说：“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因此，上天的圆形是不能用规来测的，大地的方形也不能用矩来测定。《淮南子》所说的“天地”，就是指“时间和空间”。“天圆”，描述的是时间特点：无始无终。“地方”，描述的是空间特点：无边无际。对于《淮南子》“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冯友兰先生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指出：“《淮南鸿烈》……，惟讲宇宙发生之部分，比以前哲学家所讲，皆较详明。盖中国早期哲学家，皆多较注意于人事，故中国之宇宙论亦至汉初有较完整之规模，如《易经》及《淮南鸿烈》中所说是也。”

其二，“君道圆，臣道方”是治国之道。《淮南子·主术训》说：“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君主之道是圆的，运转起来没有起点，它是圆满的、全局的，化育万民犹如无形的神灵一样，虚心因循万物，常常在后面而不跑到前面。臣子之道则是方的，运转起来没有自己的方向，只是按照正确的途径去处理得当，做事要带头去做，明确地坚守着自己本分的职责，以便建立功业。因此君臣圆道、方道的不同则天下大治，君臣之道相同，不能互补，那么天下便大乱。

其三，“智欲圆，行欲方”是理想的人格形态。《淮南子·主术训》说：“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智欲圆而行欲方”，是说智谋要周圆，而做事要方正。《淮南子·主术训》进一步指出：“智欲圆者，环复运转，始终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流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燥，通不肆志。”“智圆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智谋要周圆，循环往复，是因为矛盾反复无常，总是不断发生着变化。水向四面不停流泄，是因为水流源源不断，万事万物一齐发作，没有不互相响应的。行事要方正，正直而不弯曲，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而不改变节操，显达而不放纵自己的行为。智谋周圆，就没有什么不知道。行事方正，非正道的事不干。“圣人”是中国哲学最理想的人格形态，《淮南子·主术训》通过尧舜、周文王的兴盛和桀、纣的灭亡证明，“圣人之智圆矣”，“圣人之行方矣”。

“天圆地方”，本质上是道家阴阳五行学说中对天地生成及其运行规律的解读。“君道圆、臣道方”，就是说要按照自然和社会规律来进行治理，是道家“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思想的发挥。“智圆行方”体现了道家修道养气，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完美人生的理想追求。因此，《淮南子》之“方圆”，是道家理念及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寿州月坝

赵 阳

楚文化大家谈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寿县古城坐落于淮河中游南岸，地势低洼，三面环水，历史上洪患频繁。神奇的是，每当淮、淝洪水泛滥时，古城宛在水中，却从无内涝之忧。古城不惧威胁淹没的秘密，是因为其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洪系统。最具代表性的，除“城堞坚厚，楼橹峥嵘，恃水为险”的古城墙外，还有两座被写入中国水利史的著名工程——月坝。

月坝，即用于排除城内积水的古城涵，分别位于古城东北角和西北角。清光绪《寿州志·营建》载，明代以前，古城城涵的作用就是排泄内涝，与其他城涵设置没有区别。后来因古城洪水连年，城涵常被城内积水吞没毁坏，致使涵闸启闭失控，有时还有洪水倒灌入城的危险。明万历元年（1573年），“知州杨涧修涵洞，盖泄市圃中潴水，已则坚闭之，以防外水浸灌。其一在城西南，地势稍峻，近塞弗通，而东北并西北者，则今存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记载两涵道情状：“涵洞方体，宽0.6米，深0.8米，长50米，其一端连接内河，另一端通城外，经过城墙石堤部分深15米。”现存涵洞，由城墙下的涵道和地面部分的月坝两部分组成。清光绪《寿州志·城郭》载：“乾隆二十年，知州刘焕重修（城墙），并修涵洞，创建月坝。”所谓月坝，即以城内涵段之转角角顶为圆心，向上建筑砖石结构的圆筒状坝墙，其直径7.7米，壁厚0.5米，月坝与城墙等高，以防止水从月坝溢出。周围又围护以厚实的堤坡，远远看去像个小山包。月坝内设石阶，可沿级递下，坝底涵沟上砌砖旋，设闸数道。

月坝主要有四个功能：一是从整体上保护涵闸，使之与外隔离，避免内河积水淹没；二是供随时进坝启闭闸门，控流自如；三是能及时比较内外河水位；四是可彻底消除外水倒灌成灾的隐患。正常时期，城内污水顺涵洞排出城外，流入护城河，注入东淝河，最终流入淮河；洪水来临时，涵洞则自动关闭，即便是洪水水位接近城墙的高度，涵洞也不会有洪水倒灌进城里。更加玄乎的是，虹吸原理使洪水即使高出城内地面，城内污水也一样能够排出城外。所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涵进行重修时，东、西月坝分别立了“崇墉障流”和“金汤巩固”两方石刻。

正是因为古人在城市防洪功能上独具匠心另辟蹊径地进行了以上处理，寿县古城被人们传说为“筛子地”，下再大的雨，积水也总是能够得到及时排出。月坝被水利专家誉为水利科苑的一颗明珠，成为古往今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自明嘉靖四十五年大水“坏城”后，无论洪水如何咆哮，寿州古城再也没有受过内涝。这个奇迹，造就了“铁打寿州城”之说，使“金汤巩固”成为现实。

岁月悠悠，世事沧桑。随着淮河逐步得到治理，洪水已不再汹涌，月坝的御水功能减弱了。作为寿县古城墙的重要组成部分，月坝已发展为著名的旅游景点。用《寿县志》的话说，“成为城墙上的又一胜迹”。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看城内鳞次栉比的古建筑，望街道车辙深陷的青石板路，观绕城一周波波荡漾的护城河，领略古人的智慧，感受今天的发展，内心涌现无限豪情。